

时光

瓦的记忆

□张卓琳(北京)

外婆家老屋翻修那年,工人上房揭瓦。盖了半个世纪的瓦一片片卸下来,摆在院里,阳光头一回直直照进椽子缝,浮坐在光柱里翻。我捡起一块板瓦,瓦背结着青苔,瓦腹被烟火熏出了一层暗斑,捧在手里,比看着沉。

老瓦工福生伯坐在瓦堆旁,一块块过手,能用的码一边,酥了的码另一边。他捏起一块筒瓦,指头一弹,搁耳边听:“清瓦,声沉,是好土烧的。”又举起一块板瓦对着天光瞅:“民国的,薄,能用。”他辨瓦不光用眼瞅,还靠一弹一听。我问这也能听出来?他说:“瓦跟人一个理,什么土、什么火、熬过多少年月,一弹,它自己就报给你听。”

他还教我认瓦:仰面朝上、承接雨水的叫板瓦,倒扣下来盖住瓦缝的叫筒瓦,一仰一覆,瓦垄就成了水道,雨再大,顺着垄往下走,漏不进屋。“这老屋的瓦几十年没大修,靠的就是瓦垄顺。”

有一块瓦布满细裂纹,他摸了摸:“这是出窑时火急了,坯里的气没吐尽,落下的病根,跟人手上的皴口一样。”问他好瓦怎么烧,他说没别的巧,土要醒透,坯要阴干,急不得,“瓦是慢东西,你糊弄它一时,它漏你一世。”

福生伯修了一辈子瓦。他说早年修一座老庙,在瓦当背后摸着一个手印,五个指头清清楚楚,是当年烧瓦的匠人按上去的。“手艺人不留名,留个手印就行。几百年后还有人摸着它,晓得这瓦

是他做的,够本了。”后来我也在旧瓦上找,找见过半个指纹,一道指甲划的浅痕。这些不吭声的记号,比刻字还长久。

我小时候就住在外婆这瓦屋底下。雨打瓦是有层次的,起先零星几点,像探路;接着密起来,“沙沙”声一片;赶上暴雨,整面屋顶轰轰地响,像谁在上面急急地来回走。麻雀爱在瓦沟里做窝,清早雏鸟叫,隔着瓦传下来,闷闷的。

连阴雨下久了,总有一两处漏,外婆摆个搪瓷盆接,滴答滴答,她不嫌,说这声儿睡得踏实。天一晴,她搬梯子上房,把叫风掀动的瓦一块块码回去,我在下头给她递。外婆常说,瓦是屋子的眼皮,替你挡着风雨,也替你听着动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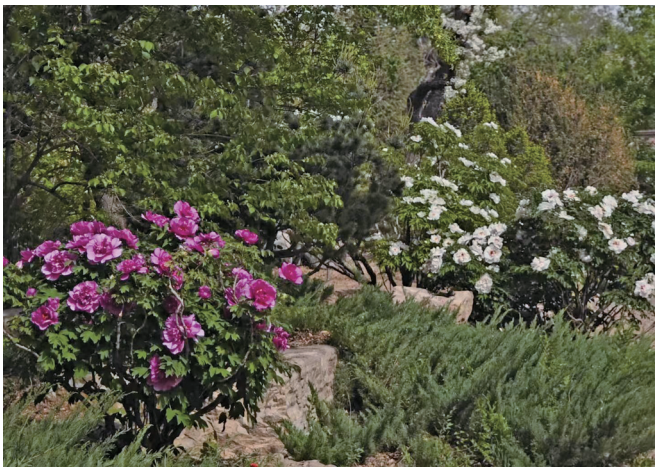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的新瓦都是机器压的,

一块跟一块一模一样,齐整得很。福生伯却摇头:“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,没脾气。手工瓦呢,每片都带着手劲,厚一点薄一点,反倒经得住年月。”前两年有一座老庙请他去修缮,能留的旧瓦庙里一片不让换,说旧瓦拆下来容易,再养出那层包浆,得几十年。

老屋翻修完,新瓦上了房。我留下一块旧瓦,瓦背上那株干透的瓦松没舍得扔,一起带回城,搁在书架上。

昨夜下雨,楼房的顶上没有瓦,听不见那种响了。可我一眼看见架上那块瓦,就像又坐回外婆的屋檐下,听她慢悠悠说,瓦替你听着呢。

瓦比人记得久。人活一辈子,是不是也该留下点什么——像那个瓦工的手印,不吭声,可它在。



静美。精灵摄

时光里的沙枣树

四季

□曹吉芳(宁夏平罗)

刷微信,刷出了几张沙枣的图片。红脸蛋的沙枣,一嘟噜一嘟噜垂挂在枝条上,躲在灰绿色的帘幕后,像极了闺中待嫁少女,含羞而美好。有关沙枣的往事,扑面而来。

西北多风沙,沙枣树木质坚硬,又耐旱。儿时的记忆里,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沙枣树。远远看去,村庄被沙枣树揽入怀中。记忆中,姥爷家的院子围着一圈沙枣树。每年入冬前,为了积存养分安然过冬,姥爷都会修剪沙枣树。砍掉那些杂乱无章的枝丫,锯掉压着房檐或伸入电线的枝条。

沙枣树木质密实,是烧火的上好材料。我跟在爷爷后面,把小树枝拖到南墙根下晒着。冬天用来烧炕,要多暖和,有多暖和。

对于我而言,最惦记的是吃。好似肚里有条狗,凡是能吃的东西,我都想把它们放进嘴里

嚼一嚼,尝尝是啥味道。沙枣花开了,香气四溢。我翕动鼻翼,使劲吸气,想把香气吸到肚里。闻着不过瘾,再揪一把花放进嘴里,使劲嚼,想咽摸出更多香气。

沙枣花落尽,一夜之间,枝头冒出了数不清的小沙枣。它们像是从面缸里钻出来,浑身粉白粉白的,一尝沙沙的,有点涩。白粉渐淡,沙枣逐渐青绿,一挂挂垂吊在枝头,掩映在灰绿色的叶片之间。看着看着,我的喉咙蠕动了,口水无声地流下来。花落了,就惦记沙枣了。而打沙枣,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这期间,时不时和小伙伴去看沙枣,争论沙枣啥时能吃。一群小孩天天看,沙枣的脸,就被看红了。啥时候打沙枣,我们都盼着呢。

终于要打沙枣了,小伙伴们奔走相告。我们碍手碍脚地帮

爷爷在树下铺好炕单,双眼只盯着他的手。爷爷一竹竿打下去,我们炸开了锅似的,撅着屁股疯抢着捡,全然不顾劈头盖脸打下来的沙枣雨。捡到手了,赶紧塞到嘴里,能塞多少,就塞多少。爷爷不停地打,我们逐渐意识到,沙枣多着呢,用不着再这么抢。后来,我们只捡个大、熟透的吃。

我们像一群麻雀,叽叽喳喳地吵闹着。我们的小脸蛋白里透着红,皴裂着,就像一粒粒行走的沙枣。年幼吃多了沙枣的我们,后来长大奔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。坚毅的底色,让我们能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

人生半百,惊奇地发现童年的沙枣树一直都在。在时光里与它对视,它赋予我力量。在平淡琐碎的生活中总能看到希望,感受生活的美好。

微生活

等等也无妨

□李传云(河南商丘)

我是个急性子。等红灯嫌时间长,等电梯不耐烦,恨不能去爬楼梯,外卖晚到几分钟,手指头就按上了催单键。朋友笑我“屁股上长钉子”,坐不住。

从前我总觉得,等是窝囊,是没法子的事。这大半年,偏偏接连撞见几个会等的人,我这心思才一点点松动。

陪母亲上医院做检查,谁知要等两个钟头。母亲靠在椅背上打盹,我在走廊里来回踱,踱累了坐下刷手机,刷累了又站起来。旁边一位老人端坐着,两只手搭在膝头,不看手机,只望着走廊尽头那扇门。搭话才知道,他老伴在里头检查,已经一个多钟头。“您不急?”他笑了笑:“急有啥用。她推门出来,头一眼能看见我,心里就踏实。”话说得平平常常,我却怔了一下,忽然有点羡慕那位还在门里头的老人。

还有一回赶火车晚点,候车室里黑压压全是人,广播每报一次,就激起一片怨声。我也是一会站起来,一会坐下,不耐烦。旁边一个民工模样的汉子,两只编织袋鼓囊囊的,袋口系在一处,往肩上一搭就能走。他也在等,却靠着椅背睡着了。

不知熬了多久,终于广播我那趟检票。我起身拎箱,把他惊醒了。他揉着眼问“到点了”,我点点头。他“哦”一声,扛起袋子要跟我走,走了两步又停住,仰脸听了听广播,摇摇头,把袋子搁回脚边,重新坐下。他那趟车,还得再等。我那点焦躁,忽然就泄了。换了我,早骂骂咧咧一肚子火;他倒好,醒了看一眼不是自己的车,低下头接着睡,仿佛多等这一场,不过是再打个盹的事。

上个月在菜市场,一位老太太买鱼,挑了半天才选定。摊主说“您稍等,我给您拾掇”,刀背刮鳞,剖开鱼腹,水声哗哗。老太太就站在一旁,每一个步骤都看得仔细。鱼装好递过去,她道声谢,慢慢走了。摊主擦着手跟我念叨:“这老太太好,从来不催。换个人,恨不能我刚捞出水就拿走。”我问:“她不着急回家?”“一个人过,急啥。”摊主说,“她自己讲的,不如看我收拾鱼,还能搭两句话。”

我没接话。她站在那儿等的,不只是一条鱼。

这三个人,三种等法,搁在我心里,比听多少大道理都管用。我们是被“快”催着长大的,总把等待当亏本,仿佛多等一分钟,就叫人白白偷走了一分钟。可世上偏有那么多事,急不得,也绕不过:红灯不会因你跺脚就变绿,火车不会因你不满就早到。与其梗着脖子较劲,不如把那口气松下来。

我如今还是急性子,只是学着不跟“等”别扭了。等红灯,就抬头看看天;等电梯,跟邻人点个头聊两句;等外卖的工夫,顺手把灶台擦了。

急也得过,不急也得过。那就等等,也无妨。